

主題：當前熱點問題——希臘公投及中國股災

時間：2015 年 7 月 6 日

地點：嶺南大學 HSH109 室

組織者：全球大學 <<http://our-global-u.org>>

參加者：溫鐵軍老師(視頻參加)，黃鈺書，劉健芝，薛翠，許統一，蘇婉媚，蘇婉筠

劉健芝：昨天七月五日的希臘公投，意義主要在於政治而非經濟方面。一般民主形式是你選了政府上臺，政府推行的政策特別是關乎經濟民生的政策只能認了。這次希臘政府走險招，年輕的左翼以反對緊縮政策取得選票上臺後，讓全民公投是否接受債權人的緊縮方案，百分之六十站在政府一邊，反對方案。投票結果出來後，德國和幾個大國說你們其實沒招了，準備脫歐吧。義大利則放鬆口氣說，我們還是要談判。希臘危機遠未過去，但從西班牙的憤怒運動，到佔領華爾街，到希臘民眾的動員，一脈相承的，是歐美發達國家民眾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兩極分化下，活不下去了。想聽聽溫老師您怎麼看？

希臘現象分析

溫鐵軍：

我先說第一個觀點。

請注意我們在最近的這幾年研究中已經形成了的一個分析框架：人類在這 500 年的資本主義文明歷史階段的演變過程中，西方資本主義主導國家已經升級為金融資本主導的全球競爭。在金融資本占主導地位的主要的國家中，最為體現金融資本極化發展的國家就是美國。美國為了維持美元作為世界主要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無論哪一個黨執政，維持美元的強勢地位都是不可改變的基本的國策。

這個觀點，在以前的討論中我強調過多次，現在分析希臘債務危機切不可忘記，當今人類社會所處的資本主義階段，已經被主導國家帶動升級到金融資本階段。

金融資本階段這個美元單極霸權的特性相當於一次博弈，與產業資本的列強競爭相當於多次博弈的特性有著天壤之別，造成這個階段的制度差別非常顯著。

我們到現在為止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形成於資本主義的產業資本階段，因此很難解釋金融資本階段的特性，或者說，馬克思主義如果不更新，就很難解釋資本主義在金融資本階段的各種制度現象。

同理，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大部分落後於金融資本制度變遷；只要不能升級到金融資本階段，就都屬於在金融資本階段“被控制”或者“被調整”的制度體系。

如果以這樣的觀點分析希臘事件，我們應該把它作為一個案例來看，本質上就屬於希臘雖然是西方國家但卻不可能升級到金融資本階段所導致的希臘現象。

我們在以前分析希臘現象的時候，特別是劉老師帶著我去訪問的時候曾經討論過，希臘是一個什麼樣的產業結構。過去希臘在產業資本階段，產業結構是以造船業和航運業為主，造船業是第二產業，航運業是第三產業，因此希臘在原有的產業資本階段算是實現了產業一體化的發達國家。但是希臘能否升級到金融資本階段呢？客觀上不能！那也因此看希臘要加入歐元區的做法，就意味著一個產業資本的國家要升級到金融資本國家的投機行為，也就是要“搭便車”借歐元崛起獲得金融全球化的收益。

在這個過程中，恰恰出現了希臘傳統產業的衰敗移出，造船業已經完全轉移到亞洲，現在世界第一大造船業是中國了，在此之前是韓國，韓國之前是日本，東亞的 3 個工業化國家，先後取代了希臘成為全球造船業第一。再看航運，希臘過去是船王所在的國家，現在船王家族也跑了；希臘的航運業也先後轉移到東亞，現在航運業第一大國恐怕也是中國。

亦即，如果是在產業資本階段的全球競爭中，希臘處於產業移出的這樣的趨勢，那就變成產業空心化。

原來是全球造船業和運輸業大國的時候，有一定的財力，能夠支撐希臘的政治現代化，就像你們看到的，希臘的民主和社會的高福利化等等，這些是在希臘有產業收益的時候形成的。但是，產業移出之後，本來就不太可能從產業產生收益來支撐這種所謂現代民主和高福利社會的上層建築。只好不斷借債維持。但是，今天的歐洲人，有幾個人能夠做這種分析呢！今天的希臘又有幾個人能認識到他們所遭遇到的社會困境，特別是年輕人 50% 以上的失業率？誰造成的。希臘資本家群體自己搞的實體產業移出，又不可能升級成為金融產業主導來吃全球。整個經濟轉型過程中是一個失敗者。這個失敗，包括著資本主義在產業資本階段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全面失敗，當然不可能靠希臘在上層建築領域中的社會運動或者民主運動來挽救這種產業移出所造成的經濟基礎的失敗。

所以，我們應該說，這第一大問題，需要分析清楚，資本主義進入到金融資本階段的時候希臘沒有能力進入金融資本階段；同時產業移出造成產業資本衰敗。既然不能產生利潤，也就無法支撐高成本的上層建築，包括現代政府。

因此，希臘社會無論發生怎樣的社會動亂，年輕人無論怎樣上街打員警，都不可能在經濟基礎領域改出這個產業衰敗的趨勢！

注意，這個分析我們以前做過。現在需要再提醒一下，不要忘了我們過去形成的思想討論成果。不要撿拾今天歐洲產業衰敗之中形成的保守思想趨勢，那是些非常落後的分析。你們已經是在世界社會運動的各種團隊中得到思想創新機會的群體，在複雜的世界變化中不要忘了我們思想創新的成果。

所以，第一個需要強調的分析，是要看希臘是一個處在什麼階段的國家？客觀地看是一個產業移出造成的產業經濟上衰敗的國家，本來就沒有條件進入金融資本階段的全球競爭。

誠然，我們不能認為進入金融資本全球競爭就是資本主義一個多麼成功的趨勢！需知，金融資本是一種最具寄生性的饕餮，由此而仍然是腐朽的、垂死的。但，世界各國現在畢竟還是在金融資本的全球競爭中沉浮著。

我們接著看第二個觀點，金融資本階段的主要矛盾是美元集團與歐元集團的競爭。

希臘今天的慘狀要尋根溯源，到底是被誰玩成這種慘狀？最初是被高盛！

人們都應該知道這個故事，今天看到現在有限的這些被新自由主義媒體過濾過的資訊中，也會有蛛絲馬跡告訴你希臘加入歐元區是被誰玩進去的呢！是被高盛集團。高盛是誰，是美國金融資本集團的重要代表機構。我們務必把這個道理講清楚。

大家注意，操縱希臘加入歐元區，主要的操盤手是高盛，代表美國金融資本集團利益的大型金融投資機構，那其在世界上所做的各種各樣的事情，不外乎是為美國金融資本集團牟利益。沒有巨大利益他是不會這樣幹的。那麼，這個利益是什麼？這個利益是歐元區解體的過程中，由高盛集團操盤，給美元集團打壓歐元集團埋下了一個釘子。

美元集團怎麼打壓歐元？我過去講過很多案例，不重複了；只提綱挈領地簡述一下：

你們應該知道現在美國實體經濟嚴重衰敗，剩下的只是軍事工業和高技術產業。但是，歐元區卻在性質上不同。畢竟有德國的設備製造業帶頭，加上法國和義大利，還多多少少能形成歐元區的三角支撐。亦即，歐元區仍然是以實體經濟為主支撐著的金融經濟。

我多次講過，德國一國對東亞的出口，就能對沖掉整個歐元區的貿易逆差。我們把德法意三國對世界貿易所形成的順差計算一下，你就還能看到歐元區總體有貿易順差，而不是絕對的貿易逆差。美國則是大規模的長期貿易逆差，這就意味著他必須維持美元作為世界結算貨幣並且以美元強勢作為世界的儲備貨幣的地位，才能維持住國家生存。由此看，美國作為長期貿易逆差國，必須靠美元被其他順差國接受為國家儲備，那就必須加強軍事力量去維持美元強勢。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的、用頭站在地上的現象。我以前也多次講，誰能夠用頭長期倒立站在地上，只有美國一家。而歐元區的德法意三國支撐，多多少少還能使得歐洲國家用腳站在地上。而東亞基本上屬於用腳站在地上、比較穩的實體經濟地區。整個東亞靠什麼呢！其實都靠被西方叫做專制集權體制，或者被叫做反民主等等。這些被西方意識形態所批判的東亞模式，恰恰是目前這個世界上實體經濟規模最大的國家，產業資本總量最大的地區。

實體經濟能幹嘛？帶動就業，帶動社會性收入，相對而言因就業而增加消費。

你去看看那些沒有就業增長的國家！社會收入靠什麼呢？靠金融資本虛擬交易溢出的那些收益，那叫做社會進步嗎？那恰恰應該叫做極端反動，金融資本控制的社會是一種罪惡腐朽的生存方式。所以，美國才有 99%的人不得就業機會，而用 occupy 這個 movement 來佔領華爾街，大多數 99%的人要打擊的是華爾街極少數人得益，大多數人連得到社會就業的條件都沒有，因此沒有社會收入，這是美國金融資本制度的反動性。

面對金融資本全球化這個主流趨勢，如果我們不能在金融資本階段思考問題，仍然停留在產業資本階段思考問題，那就是我們的思想落後，絕不意味著我們能夠通過這種討論達到提高思想水準的高度。

所以說，今天中國大部分的主流討論希臘問題，整個思路是荒唐的。

今天在這個教室討論希臘，必須使你們的思想認識上升到我們強調的金融資本階段什麼是什麼？

第三個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需知，金融資本內部的對抗性矛盾是導致金融資本趨勢性變化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說，美元集團與歐元集團在金融全球化競爭中的內部矛盾，是當代世界的主要矛盾。

需知，兩大金融資本集團在金融資本階段內部的主要矛盾問題，本來是馬克思唯物主義辯證理論給你們講清楚了：主要矛盾對事物演變起決定作用。兩大金融資本集團對抗性的主要矛盾中，發生的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高盛集團通過陰謀詭計，把希臘經濟失敗，產業移出這樣一個國家推進歐元集團。注意，今天希臘這個 60% 的人投票反對，反對的是什麼？反對的結果很可能是從歐元區撤出，如果歐元集團處理希臘的問題不慎重使得歐元區中希臘離開，很可能就是一個多米諾骨牌，導致整個歐元區的解體。一旦歐元區衰敗，當前世界格局形成的美歐亞三足鼎立的牌局，歐洲可能就就此衰敗、歐元區就此衰敗。然後，導致美國和亞洲之間的對決。這個世界的三足鼎立，老三國演義的格局很可能衰敗。

那麼，從這個角度來看，高盛這招木馬計所做的希臘進入歐元區，就相當於特洛伊木馬進城。於是，埋進了歐元區的一個特洛伊木馬今天終於爆發了，木馬計成功了！

誠然，得這麼看才能看到在希臘發生的是什麼。這跟希臘所謂的左翼政府勝利的表面現象完全不在一個層面上。客觀地看，在歐元區參與今天的金融資本階段全球競爭所形成三足鼎立的過程中，左翼政治的作用很複雜。如果完全按照傳統的產業資本階段，老的馬克斯主義理論看左翼勝利了。但是，如果按照今天金融資本主義階段的新馬克思主義來看，這很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結構性的解體，**destruction**，實質是什麼呢：歐盟本來就沒有政治軍事實力來保衛歐元區的穩定。如果我們這樣來看，希臘這次全民公決勝利恰恰是高盛埋下的木馬計的門成功打開了，“武士”從木馬裡沖出來了毀掉歐元區，如果他能真的做到，那對美國來說就是利益最大化。因為所有歐元區的虛擬資本收益都會被美元抄底。

中國股災根源

中國的這次股災是一場正在演化之中的具有金融資本階段特性的多空大戰，表面上是中國官方資本做多與私人資本做空發生對決。我們應該怎樣看待。

2007 年那次美國“次貸”危機引起華爾街金融海嘯之前，中國先發生股災，蒸發了超過七千億；這次我們預計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也是先發生股災，蒸發了超過 7 萬億人民幣……

於是，人們都在問，中國這次股災到底是誰幹的？多空雙方對決，到底誰在對決。

你們都應該知道，近 2 年來 1 萬億美元的熱錢已經悄悄進入中國，這是另外一個特洛伊木馬？誰能夠讓資金大規模逃離？是美元外資和中國的內資互相結合，由於二者本質屬性完全一樣，配合起來也就真是天衣無縫！

亦即，這並不是內外資本在某個投資家的主持下開了會、大家在主觀上要密切配合，而是中國的金融資本要按照金融集團的利益要求搞“深改”，在推出能夠大量吸納過剩貨幣的衍生品交易之後，終於發生了符合金融資本市場、符合虛擬資本運作規律的內外配合，所謂“扳機”，不過是只要有人啟動做空操作。

此前，西方金融資本一直在做空中國的資本市場，已經做了至少 5 年。這幾年期間，我每次到香港，劉健芝老師都知道我被香港的大金融資本集團拉去做講座或對談，他們一致的聲音就是做空中國，從來就是公開的秘密。前幾年我說：告訴你們，現在做空不了，是因為中國的金融資本交易還沒有對外開放，中國只象徵性地給外資 QFII 政策，由於審批額度很小，不足以興風作浪。

現在他們終於達到了這些年夢寐以求的空，機會是從哪來的呢？

自從滬港通，深港通，所謂“上海自由貿易區”率先開放海外金融資本，等等；接著是沿海甚至內地中心城市也要緊跟上海！多空大戰的機會是從這些資本項目開放帶來的。其實，這些所謂的開放都與允許沿海地區強烈要求直接對接外資有關！於是，這一次中國全面轉向西方金融資本的深改和促進互聯網+金融“新政”，確實給海內外金融資本做空中國造成了一個特洛伊木馬的機會。

於是乎，這次的股市多空對決，無論中央採取什麼樣的措施，都完全不同於上次。

上次 2008 年溫家寶採取四萬億救市措施“做多”還能有效，在於溫家寶時期還沒有放開國內金融控制。這之前 10 年，1998 年朱鎔基啟動國債投資加強中央調控也是在“做多”，也還有效，是因為那個時候中央嚴格掌控金融資本。對中國這種制度，國際上叫做 capital control，而整個外部的金融資本體制叫做 capital flow，所以，1997 年東亞金融風暴和 2008 年華爾街金融海嘯之後，討論起來就是 capital control 有效、還是 capital flow 有效。討論結果認為，中國當時嚴格掌控資本市場-capital control 有效防範東亞金融危機，後來則有效防範 2008 年金融海嘯，曾經在兩個 10 年的過程中，有效地防止住了國際金融資本做空中國的這個公開宣佈的企圖。

直到 2013 年，2013 年這次西方用題材炒作導致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國家紛紛陷入股災及本幣大幅度貶值，2013 年這次中國還沒做資本專案的深改，所以又倖免於難。

不過，2013 年的年底開了 18 次三中全會以後，中國開始大規模轉向西方模式的金融資本經濟，在這個階段上當局大力推出“融資融券”、金融期貨、場外融資等利於衍生品發展的交易工具，才自己主動地製造了海外金融資本終於有條件做空中國的歷史性的機會。

所以，看今天中國發生的股災，我一點都不奇怪。我們有個戰略思想庫，在以往的討論中，甚至早有人在 3 個月前就明確指出 6 月 28 號之前中國一定會有一輪股災爆發。這個預測被這次股災驗證的結果是非常準確的。怎麼能準確預測呢？就是因為他看到這些國內外制度性安排是緊鑼密鼓的一步緊接一步的，最終幹出了一次外資配合內資的兩種金融資本配合起來做空中國股市的一次成功的歷史性案例。

在這之前，我也說過：金融無邊疆，金融無國界，無論是內資外資，只要你是做金融資本的，都會體現金融無祖國，金融資本流動性獲利，是最不講究國界的。於是，在金融資本主義階段，就一定是金融全球化佔據主流；近年來深改的頂層設計所提倡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思路，內在體現金融殖民主義，也就一定是最反對民族主義、民粹主義……

只要是玩金融資本的，一定是追求流動性的，流動性獲利是金融資本的第一大特點。所謂新三性：流動性、短期性、集中性。第一條就是流動性。因為流動性就有短期性的、集中性的進入和退出。過去產業資本階段，帝國主義之所以是老三性：因為它是寄生性的，所以是腐朽的和垂死的。過去，馬克思主義講老三性。今天金融資本新三性在講什麼？因為他追求流動性才有資本獲利，所以它沒有國界，金融家無祖國。

以前和你們提過，老馬克思主義者講過“工人階級無祖國”，帝國主義國家一打仗，工人階級就都有祖國了，都從國際主義改回到民族主義，這是歷史的教訓。我看，之所以工人階級不可能無祖國，因為產業資本是“在地化”的，產業資本的資本收益對本國社會作分配是工人階級有祖國的重要前提。也就是還是通過國家做“二次分配”的制度，使得工人階級有祖國。我們看今天的金融資本的無祖國，另一種國際主義終於做到了，誰做到了呢！被金融資本做到了，金融資本是洗劫全世界，因此金融資本可以註冊在開曼群島、巴哈馬群島，可以註冊在任何一個低稅制的小國，只要能夠使利潤最大化，他們的投機資本收益最大化，根本不在乎祖國在哪。所以今天雖然實現不了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無祖國，但在金融資本階段實現的卻是金融資本家階級無祖國，他只要能夠靠多空大戰來套利，會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攪得周天寒徹，這次就是中國股災。

很多今天秉持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人，看到中國爆發的股災幸災樂禍，其實這個現象跟自由主義無關，跟極權主義也無關，只是金融資本階段，因金融資本家無祖國的多空戰役的一個歷史現象，希望大家客觀的來看這一切。千萬不要因海外是一個自由主義思潮覆蓋一切的這種輿論環境而忘記我們主要的能力在於還有思想創新，可以把這一切看清楚。

看希臘，是金融資本內部的美元集團和歐元集團鬥爭的一個案例，木馬就是當時高盛集團安排的，只不過今天爆炸了。

同理，我們看今天中國的股災是 2013 年以來的一系列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了金融無祖國的國際金融資本集團終於得到了歷史性的做空中國的機會，如果這一次中國的證券金融監管等等部門代表的中央政府不緊急採取措施，那就意味著當股災全面爆發的時候，就給了國際金融資本集團和國內的金融資本集團一次做空和抄底的機會，那就更慘。這些年積

累的實體經濟的財富先被人家打壓得一錢不值，然後人家再一擁而入抄底。這就像俄羅斯 1991 年 500 天計畫的改革新政策造成的結果是一樣的，那也是一次洗劫。

然而，誰會為此感到高興呢？是金融資本集團，以及被金融資本集團用這麼多年的迷魂藥灌昏的所謂學者。社會在分食腐屍之後剩下的是一片狼藉、屍骨無存，那金融資本會得到好處嗎？當然短期會有好處，但是從長期看，因為它是腐朽的、垂死的，本質是寄生性，但是，最終當金融資本把所有的實體經濟洗劫做完，沒有東西供他洗劫的時候，他自身崩潰，就像你們看的黑洞理論，黑洞自身最後崩潰，金融資本就是一個洞，最終因為多空大戰不能做了而最終崩潰。

希臘現象的趨勢分析

我們預期一下這個結果，如果希臘退出，歐元區能不能維持，這是一個大問題。

但，這不取決於歐元區的政府，而是取決於歐元區的金融資本集團。我剛剛說到金融資本無祖國，歐元區的金融資本集團和美元區的金融資本集團性質是一樣的，他們只要在虛擬資本的汪洋大海裡面撈取資本收益，因為資本只需要依靠加快流動性來短期獲利。

對他們來說如果一旦歐元區解體，整個歐元區的金融資本將遭受很大的損失，甚至摧毀性的損失，因此他們會下很大的努力來防止因希臘退出歐元區造成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歐元區的金融資本會盡可能維護歐元仍然作為金融資本集團存在，這是他們加入全球競爭必須要做的事情。

我們再來看希臘，如果希臘一旦退出，首先薩米爾阿明說的 **delinking** 有沒有可能實現呢！對不起，在現在的資本主義大格局下，希臘的退出只能表現為自身社會危機的爆發。你說的政府過度負債代價轉嫁給民眾，我估計代價會轉嫁給大多數過去享受相對比較好福利的中產階級民眾，反正窮人失業已經很窮了。

現在最主要的負擔是二次分配入不敷出。例如，希臘 10% 以上的人屬於財政供養人口，注意了這個比例希臘最高，連計程車司機都是享受公務員待遇。這部分人福利很高每年無償得到 1000 多歐元的補貼。他們佔有這個社會的二次分配的相當大的份額，這個現象是不合理的。一旦希臘退出，希臘自身的緊縮不可避免會讓中產階級受到損失。

客觀看，如果退出，未來仍然取決於希臘危機之後是否能夠有效形成支撐本國經濟的產業。目前看，有沒有可能呢？對於一個只有 1200 萬人口的半島型小國來說，重新形成支撐本國經濟的支柱型產業不大可能。那麼，他的社會危機還會延續。

由此看所謂代價轉移給民眾，這個說法本身值得分析，轉移給什麼民眾？如果本身轉移給那些過去已經過多享受財政補貼的中產階級民眾，這並不一定就是壞事，政府應該減少他們無償得到的福利，並且得和一般社會大眾一樣共同承載這次危機代價。更何況，這次危機一定程度上是中產階級造成的，因為他們不肯減少自己得到的無償收益而造成的社會財政危機，代價本來應該由他們承擔，他們卻以各種名義轉嫁給全社會。

對希臘的分析，需要進一步瞭解情況，現在能說的就這麼多。我認為這個危機，如果不能通過大家在危機教訓中形成共識，重建希臘的經濟結構，恐怕這個危機很難化解。

對歐元區來說，在希臘退出之後，歐洲資本集團也會維持他們的利益。

至於他們維護利益的方式呢？就是盡可能保持歐元區的其他國家不退出，多米諾骨牌的效應不發生，有沒有這個能力做到？我們拭目以待。

對於整個世界來說，維持三足鼎立，比美元一家獨大來稱霸全球，還稍微的划算一點，好壞且不說。如果這個世界一旦大家都垮了就剩美國一家獨大，那所有人都得變成金融資本全球化的奴隸，這才是一個最為悲慘的結果！

總之，我們得看戰略得失，現在還在剛剛開始演變，不能馬上看清楚。

貨幣霸權戰略衝突下歐元的困局

黃鈺書:

歐債危機和中國股災並不是孤立但同步發生的個別事件。兩者其實都是全球貨幣戰略衝突的症候。美國的核心利益是美元，**美國的核心戰略也必然是極力維持美元的全球霸權。這是當前金融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矛盾。**所以美國的核心戰略要打壓所有能挑戰美元霸權的新興貨幣，包括自己的盟友。80年代用廣場協議打垮了日圓。當時的打擊目標還有馬克。二戰後西德和日本是戰敗國，沒有完整主權，搭美國的軍事便車變成工業強國。日元在80年代貌似有能力挑戰美元的勢頭，美國要日本金融切腹，日圓被輕易打下了。而德國，因為兩德統一的歷史機會，增發的貨幣用來吸納了東德的工業產能及居民消費，延遲了德國的金融化，沒有走上日本的金融泡沫化之路。德國完成統一消化了東德的工業產能後，條件成熟，歐元區正式成立。沒有哪一個國家的頂層設計比美國更理解貨幣的本質和機制。美國看准歐元有先天缺陷。它的最大缺陷是缺乏內部政治統一性。美國積極介入南斯拉夫科索沃戰爭，就是沖著歐元來打。在歐元誕生之際在歐洲的火藥庫巴爾幹半島煽風，無疑於放大歐洲的政治不穩定性，尤其是挑起歐洲和俄國之間的矛盾。美國似乎是通過科索沃戰爭來突顯歐元的先天缺陷：**信貸基礎主權的不確定性、矛盾性及不穩定性。**

歐元的最大問題，其實不是希臘或歐豬國，那只是表症。眾所周知，歐盟的制度矛盾是有統一的貨幣政策(例如利率)，卻沒有協調的財政政策在區內針對不同經濟體的實際情況進行微調，結果造成強者愈強的局面。像美國和中國這種有強大中央政府的政體，一旦某地區或部門出現問題，聯邦或中央政府可以超越局部利益進行調節平衡(儘管還是有一定的利益傾斜)。但這次希臘危機卻突顯了**一旦歐盟內部出現矛盾，主導的還是強國的利益。**這方面很多人已經分析過了。但大部人忽略了美國對歐元的戰略性打壓，強化放大了歐元區的內部矛盾。

歐元的真正問題是它承載了兩種矛盾的功能與期望(或者說利益)。它本來的設計是為了便利區內的貿易，促進產業發展。可是歐洲的金融利益眼看歐元覆蓋全球最大經濟體

之便利，自然不無鴻志要把歐元資產打造成堪與美元資產比美的優質受信賴的金融資產。這中間牽涉到龐大利益。但歐元的先天缺陷和美國的打壓令歐元始終無法享受美元那種的優勢，不像美元般可坐享全球鑄幣稅(seigniorage)，可以在全球貿易中進行制度尋租。歐元無法像美元金融資本那樣在全球享受收益。於是歐元金融資本，更多只能靠內部收益來維持歐元資產的收益率。像歐洲債權人對歐豬國提供主權信貸這種 predatory lending，跟美國的房貸公司針對缺乏儲蓄能力甚至穩定收入的 NINJA(no income, no job and asset)[無收入、工作和資產者]連哄帶騙說服他們簽下根本沒有能力償還的房貸，兩者本質一樣，都是金融資本為了增大自己的收益率，不惜埋下債務危機計時炸彈。但次貸危機爆發，美國可以靠 QE 向全球輸出流動性來化解內部危機。歐洲的 QE 卻主要由內部來消化。美元和歐元，榮辱立見。

先撇開內部缺陷不說，歐元能否成為重要的儲備貨幣，有兩個決定性因素。首先是它能不能成為全球主要商品的結算貨幣。歐洲實質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其覆蓋的經濟量超過 18 萬億美元。可是歐元流通 15 年，到 2014 年仍然只占世界儲備的 22.2%(在 2009 年美國金融危機後短暫達最高的 27.6%)，美元至今還是占壓倒性的國際儲備貨幣，至今還超過 60%。歐盟也占了全球貿易的最大份額，其後才是中國和美國。但截至 2014 年 12 月，歐元只占全球資金結算的 28.3%，美元則以 44.64% 仍然高據第一位。因為美元還是世界主要商品的結算貨幣，尤其是占第一位的石油。

歐元當然也渴望成為主要商品的結算貨幣。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歐洲盟友普遍支持美國。當時美國沒有拿下薩旦姆·侯賽因。可是他後來揚言要推動以歐元來結算伊拉克的石油貿易，真正觸動了美國的神經而被掐死了。所以德法等歐元主要國家在第二次波斯灣戰爭時不支持美國動武。這也不是出於什麼道義，而是推動歐元結算石油符合歐盟利益。相似的還有伊朗，所以美國視伊朗為眼中釘。這跟宗教、文明、意識形態沒多大關係。

後來利比亞的卡達菲玩得更大。他不僅提倡石油去美元化，甚至要甩開歐元，建議利用本國的龐大黃金及石油儲備，建立一種泛非洲貨幣，一下子觸動兩大世界貨幣的神經。所以這一次法國等歐洲國家也積極參與軍事行動掐死卡達菲。

歐盟的另一重大利益是俄國。俄國近年倡議建立歐亞貿易區整合貫通歐洲和中亞的前蘇聯成員國。換言之，整個亞非歐大陸島的核心區將變相成為歐元湖(Euro lake)。其連鎖效應可以很大。如果以歐俄中亞為核心，再連結上中國、中東及非洲，美元在整個亞非歐大陸島上的影響力將大幅下降，剩下只有泛太平洋美元湖(Pacific Dollar lake)。這才是影響美國接下來 20、50 乃至 100 年國運的重大地緣格局重組。因此歐洲和俄國走得太近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必然不惜一切離間歐俄。惟有明白這一點，我們才能理解烏克蘭事件的意義。美國已經不是第一次為了自己的一時利益而培植及利用極端份子，昔日較突出的例子是阿富汗的塔里班、基地組織拉登，乃至最近的伊斯蘭國。這一次美國支援烏克蘭的法西斯極端組織搞了次實質上的政變把一個合法的民選政府拉下臺，引爆烏克蘭內戰，把俄國推向歐洲的對立面，切斷了歐俄貨幣同盟的可能性。雖然客觀上把俄國推向中國，但人民幣羽翼未豐，在國際上只是新露頭角，較容易另外對付。

所以，歐盟的困局是歐洲精英缺乏政治勇氣，在外交上與美國保持適當的距離；在軍事上擺脫北約，成立歐洲聯軍；在貨幣上有明確的策略推動歐元成為與其實力相符的國際結算及儲備貨幣。這也難怪，歐洲不是統一的政治體，由 28 個國家組成(歐元區 19 個成員)，有 24 種官方語言，根本沒有可能形成強大一致的意志自立於美國之外。歐元只能是被美國打壓和規定界限的區域貨幣。

歐元無法成為主要國際商品的結算貨幣之一，則無可能挑戰美國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無法享受全球鑄幣稅的龐大利益，無法進行制度尋租，只能夠內部榨取弱國來維持金融收益率。這是歐元的困局。

希臘這些基礎較弱的國家，不惜靠高盛弄虛作假也要擠身歐元區，結果卻是在缺乏競爭力的情況下資金流失向法蘭克福，墮入傳統產業萎縮，信貸卻不斷膨脹的陷阱中，在低成本借貸條件下，靠借錢維持虛假的經濟增長。在一個贏家通吃的金融森林法則主宰的世界中，希臘成為金融化洪流的輸家。金融利益為了確保歐洲金融資產的價值，堅持以緊縮政策迫希臘放血還債，令它陷入緊縮衰退(austerity depression)的惡性循環。

美國為了維護美元霸權必然積極打擊任何有潛力挑戰美元的貨幣，不管是日圓、歐元乃至當接下來的人民幣。惟有把握這當前金融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矛盾，方能正確理解過去 40 多年全球貨幣金融史，包括中國當下的困局。

中國的被金融化

美國高調重返亞太搞再平衡，泡制釣魚島衝突，背後暗撐日本右翼勢力再上臺，令世紀初《清邁協議》所展望的 3+10 亞洲貨幣同盟胎死腹中，保住了美元在亞洲的地位。美國更積極推動 TPP，確保美洲太平洋繼續成為龐大的美元湖(dollar lake)。這是關乎美國未來國運的核心戰略。中國的一帶一路、亞投行倡議，是要突破美國太平洋同盟的圍堵，依託廣闊大陸縱深而在大陸和海洋交接的邊緣開拓次海權，嘗試在亞歐非大陸打造一個人民幣湖(RMB lake)。未來 10 年的全球政治經濟，簡單來說，就在美元、歐元、人民幣這三大貨幣湖的地緣戰略博弈碰撞中開展。

中國的困局是過去二十年的舊發展模式已走到盡頭。國內一般製造業產業的利潤率下降，甚至趨近於零。但中國累積了大量的流動性，金融利益集團開始抬頭，推動經濟金融化及人民幣國際化。過去二十年畸形的美中關係(中國在美賺取大量貿易盈餘只能以國債的形式回流美國，為美國金融資本提供低廉資金，再湧入中國投機謀利)，中國實質上是“被金融化”。大量的美元湧入，人民幣對沖增加供應，中國的基礎貨幣供應實際上處於被動。當產業利潤率下降，貨幣供應卻增加，沒有對應的實體經濟增量，便催生房地產、股市等資產泡沫。現在熱烈討論的土地流轉，在很多偽經濟理論及意識形態包裝下，利益本質是通過土地私有化、貨幣化以至金融化，維持貨幣供應增加，更重要是確保人民幣資產的價值。

所以這次中國股災究竟是不是外資空軍在操盤，根本不重要。在股災爆發前山雨欲來，中國股票基金出現大規模走資潮，究竟只是外資看淡中國和平撤退？還是戰略安排？抑或是向國內的金融大鱷發出資訊？這些都不重要。反正金融無國籍，金融資本是沒有任何忠誠的。有趣的是這次大股災是一面照妖鏡。各路專家都跑出來。財金官僚專家連忙跑出來替外資辯白，怕國民無知誤會；有經濟金融權威說市場神聖不可侵犯，政府人為救市必然失敗；高盛派來的木馬黃皮白心香蕉專家說最有效是讓市場自然大跌，釋放流動性，然後才再有購買力進場，云云。但血洗後誰手上還有資金來趁低撈貨呢？讓我們溫習歷史。俄國在 1990 年代的歷程：1. 被金融化；2. 金融貨幣大危機；3. 實體資產被超低定價；4. 資產被賤價收購。把你幾十年累積的美元儲備賺回去只是讓你南柯一夢。但貨幣本身不是財富，把你的實體資產賤價收購，那才叫真贏了。所以爭論那些問題根本無關痛癢。這次股災，只是一個開始。

所以由此看來，人民幣和歐元困境是一樣的。當你成為一種冒起的區域性貨幣，想進一步走出去挑戰美元的地位。但在這個過程中，又不具備美元已經有的從外部去撈取利益的優勢，就只能加速內部的金融深化，通過內部的榨取去維持整個金融化的收益率，確保較大的內部金融收益，維持這種貨幣定價資產的價值。中國金融利益愈想國際化，整個經濟就要更加被金融化。

希臘的出路

沒有大規模債務寬減的方案，只是推延問題的再爆發。希臘人民應該堅決保護本國的公有財富，儘管政客一再背叛投降。暫時或永遠離開歐元區不是世界末日。這種末日圖像只是恐懼的政治。當然，那肯定是一個痛苦、混亂而漫長的過程。希臘人也應該放棄靠金融借貸來製造經濟發展生活水準上升的幻象。他們過去十多年已經犯了一個大錯，不應該再犯出賣國家財富、斷送未來子孫前途的更大錯誤。無論如何必須復興農業。現實是這是一場金融侵略戰。一旦希臘拒絕還債，德國人固然會無恥地發動金融制裁。今天的希臘人民只有二個選擇：將來驕傲地對子孫說：“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抵抗到底”，還是羞恥地說：“對不起，我們投降了。”

歷史正在重蹈覆轍

諷刺的是德國人忘記了納粹主義興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慘痛教訓。那恰恰是首度成為主要債權國的美國在一戰後拒絕戰爭債務寬免，堅持要英、法、德還債，強硬的態度正如今日的德國一樣。而德國自己，卻是靠撇清債務，才能重新強大起來。我們現在不免感歎，如果當年的美國拿出大國的風度，推動寬免戰爭賠償及債務，有多少無辜的生命，本來是不用白白犧牲的？

民主的假像

如果我們還相信自 17 世紀以來歐洲知識份子所編造的“希臘乃現代民主發源地”這神話，那麼這次希臘債務危機正好突顯了現代代議政制的局限。它無法制約掠奪式金融的發展。我們親眼目睹歐洲的精英是如何藐視民主。說到底，金融壓倒民主，金錢凌駕人民。或者正如 Michael Hudson 所說，現代西方民主，本來就是金融資本家為了確保主權債務的延續性而扶植及支持的。希臘左翼總理的無恥投降其實並不令人吃驚。綜觀近年西方，最親金融的政策，往往是在左翼、自由派或號稱進步的政府下出臺推行的。我們正好應該借此歷史時機反省思考民主的基本理念，超越西方代議民主政制，深化對民主的理解。

未來世界的展望

讓我們簡化事態，假設幾種未來可能性，引發思考。

1. 美元成功維護霸權，全球繼續單極貨幣霸權。問題不是美國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我沒有本質地反美。如果美國真的名符其實如他們所宣揚的那樣做一個負責任承擔領導全球的超級大國，我還可以忍受 *Pax Americana*。但美國的問題是她們的“exceptionalism”，奧巴馬已經多次明確表明美國的特殊性。她不只是地球上的一個國家，那怕是最強的國家。說穿了，她的特殊性就是全球的金融霸主。綜觀歷史教訓，不受約束的金融必然走上暴力掠奪之路。靠金融可以大家共榮共富，從來是幻象。單極美元霸權，不是世界之福。

2. 某些貨幣成功挑戰美元，世界有兩或三種貨幣霸權，成為鼎足而立的穩態。多極的世界也許比單極好。但上面已經分析過，歐元或人民幣也好，在上升形為足以挑戰美元的世界性貨幣這過程中，只能靠內部擠壓來保證利潤率及資產價值。一般民眾只能是犧牲者。在新自由主義教條中，中央銀行是國中之國，應該獨立不受任何約束。國家和人民等於是把貨幣主權交到一群精英手上。而金融無邊疆國界，金融精英最終是不會對任何社會或國家懷有忠誠的。在上海的金融精英感覺自己是一個紐約人多於中國人。請看歐洲央行在歐盟憲法裡幾乎擁有法外治權，不受任何約束。歐洲央行的所在地，連員警也沒有權進入執法。歐洲各國實質上是在一個美好的願景下交出了貨幣主權。在世界金融小圈子的利益旋轉門中，這些主管歐洲貨幣權的精英究竟與國際金融資本利益關係有多密切？誰也不知道。美國當前沒有這個問題，因為美國金融資本利益跟國家利益是一致的，“對華爾街有利的，就是對美國有利的”，這就是美國的特殊性。當然，有一天美國這條船真的要沉了，精英們是會毫不猶豫跳船轉移的，就像歷史上金融精英從熱那亞轉到阿姆斯特丹、倫敦，然後紐約。把權力毫無保留地交托給精英，期望他們跟其他精英鬥，萬一贏了自己也可以分一杯羹，是癡人說夢。不妨幻想一部小說《2084》，一個三極貨幣霸權鼎足而立的世界，也許是 George Orwell 筆下的世界。

3. 完全脫鉤本土化。有歷史以來，面對強權，人們總會渴望一個“雞犬相聞，民安于居”的美好世界。用現代的說法，就是本土化脫鉤(delinking)。作為一種價值範式，我是認同嚮往追慕的；作為現實鬥爭，像 Zapatista 的自治運動，是非常有意義的。但當前人類文明的現實是對暴力的集團式壟斷。當前的地緣操作是美國為了本身的戰略利益到處挑動衝突令民族國家解體。在一個理想的世界裡，再沒有壟斷暴力的集團，民族國家消失了，鄰里相

望，老死不相往來，是值得嚮往的。但當前現實是美國把自己打造成惟一的超級國家，並且企圖把所有不符合她利益的國家瓦解。這不是值得我們渴望的世界。我們得小心激進左派和極右派，繞一個圈，其實是互相擁抱的。就像現在流行的極端本土主義和空想市場主義等。

4. 適度區域整合，限制金融化(尤其是掠奪式的金融化)，保持有活力的本土經濟。作為一個理念提出來，我們適宜走一條中道。一方面推動區域合作整合，在生態可承載力的限制下，發展真正能改善民生的產業，避免過度金融化。例如歐洲的出路，長遠來說要和俄國整合起來，跟中亞和北非和部分伊斯蘭地區，形成龐大的貿易區，以產業貿易交換為主的大經濟合作體，歐元作為交易媒介來服務於整個區域的整合，儘量減低異化于產業的金融化程度。當前世界的難題是，怎樣走出美元霸權，又不走向另外一條超級金融化之路。

適度的區域合作，限制金融化，同時要培育有活力的本土經濟，才可以避免兩極化。全球各地的本土運動實踐是有意義的，但必須警惕那種高舉排外仇外價值觀、以本土之名的法西斯主義。

在這個過程中，關鍵是如何限制精英。人人平等，沒有精英的世界，是值得渴望的理想。但現實很難避免精英的出現。歷史是在兩條軸上被推動的，一條是精英與諸眾之間矛盾，一條是精英之間的矛盾。當然還有群眾之間的矛盾，你來搶了我的奶粉，我不爽你的宗教文化……。但歷史上，群眾之間的矛盾大多是精英為了自己利益而挑動。精英是很容易被金融俘獲的。西方的選舉式民主，其實是另一種精英制而已。所以西方的民主制度沒有辦法制約掠奪式的金融化。發展基層的參與式自治民主，限制精英，應該是推動區域整合的平行過程。

但我們首先要拋棄傳統關於貨幣和金融的理論和道德，把貨幣和創造信貸的金融作為 **the commons** 來思考，否則在一個超級金融的年代，類似的大小金融和債務危機將在全球到處爆發。

危機下的另類實踐的意義

劉健芝：我們以前和荷蘭的 Henk van Arkel 和墨西哥的 Luis Lopezllera 討論，他們大力主張用另類貨幣取代 99%都在做金融投機的主流貨幣，進行實物經濟的交往；委內瑞拉和其他幾個拉美國家也設計南方貨幣，意圖擺脫美元結算。剛才的討論，從世界格局來說，三足鼎立比一個寡頭獨大，多一些制衡。但是從怎樣有利於大多數人的角度來看，對抗金融資本，不一定用一種超級貨幣來抗衡另一種超級貨幣，而是儘量讓自己的經濟活動不受其影響。讓實體經濟（農業、工業、產業、服務）脫離美元等的金融控制，不受投機交易影響，這種提法零零星星有，個別國家也有嘗試，但仍不成氣候。另一方面，很大的挑戰是，街頭政治表達出來對現狀的負面的不滿，如何積極轉化成民間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我們討論過食物自主和鄉村建設，讓大家看到有現實的具體可行的路可以走，而不是癡人說夢話。可以趁著現在大家關注希臘的狀況，發起辯論和探索。**ARENA** 聯同其他國際組織例如“免債聯盟” Freedom from Debt Coalition，連署支持希臘民眾投票“反對緊縮方

案”。這次多少有一點佔領華爾街的氣氛，民眾廣泛動員，但是“決定自己的命運”往往是空口號，如果沒有實質的提法的話。我們可以分兩個層次：一是分析大形勢；二是，現有什麼實例是可行的儘管不一定是全面的另類選擇。

溫鐵軍：

分析世界局勢的第一個根據，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事物發展的質的變化是由原有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內在規律所決定。亦即，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對事物發生質的變化起決定作用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想。今天在金融資本時代，起主要決定作用的恰恰是金融資本自身。據此看，今天金融資本階段的主要矛盾之中的主要方面是美元區，主要矛盾之中的次要方面是歐元區，當然是由美元集團的自身規律來導致事物發生質的變化。對此，我們發表文章認為金融資本階段主要是“幣緣戰略”。

另外，馬克思主義哲學強調“否定之否定”規律，就是說事物最終要走向自己的反面，我們現在面對的這樣一個大趨勢，似乎民眾的反抗也佐證了這個辯證法規律.....。

主要矛盾當然是金融資本的內部矛盾，主要矛盾方面是美元集團，金融資本矛盾的次要方面是歐元集團。美元集團按照它自身的運動規律，隨著過度擴張，表面看似強大，橫掃全球無人敢擋，但也因此造成內在的致命的走向方面趨勢，他已經把能夠吃進去的資源都吃進去了，那這個世界上還有沒有能夠被他繼續吃進去的新的資源呢？那世界上其他的非主要矛盾或者是主要矛盾的非主要方面是否甘心情願地被美元這樣去盤剝呢？肯定不會。因為這個矛盾的運作過程中，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分析，這個資本集團之間的對抗也使他走向自己的反面，這是必然的。

我說大家不必悲觀，是因為這不過是一個歷史過程，我們看到的，今天中國也正走向經濟金融化過程，中國的金融化一旦加入到金融資本的對抗性衝突中，其實必然是一個雙輸的結局，lose-lose game，在這個金融資本虛擬化擴張的遊戲之中是沒有贏家的。

從哲學角度，我們應該對這個主要矛盾符合規律的演化結果樂觀其成。也是因為金融資本一定會走向反面。這是第一，只要真正把握馬克思主義思想，我們就不會沒有信心。

第二，中國本身發展對傳統地緣戰略的影響，還有另外一個不同於西方主流思想的判斷。

例如，對比歐盟向東擴納入 27 個國家、最終和俄羅斯發生地緣戰略衝突，雖然地緣戰略衝突是在產業資本階段形成的，但現在仍然有相當強烈的影響。你們看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是一個維持了幾千年原住民傳統政治的、超大型的大陸國家。內部的語言完全是用單一漢語，語言文化統一，比歐盟國家 27 種語言形成統一制度的成本要低得多。所以幾千年形成的國家政治文化，形成超大型的大陸國家，本身具有內部整合空間大於任何其他地區的這種條件。

總之，中國因為地方大、人口多，統一政治國家內部整合的條件遠遠要好於歐盟。

現在為什麼歐盟的南方國家紛紛發生體制性危機而不能有效治理？

上午黃鈺書提到，因為歐盟不是一個統一的政治國家，不是一個政治國家就沒有統一政府宏觀調控，他提到歐盟議會管不了歐盟央行的，歐洲還沒有把自己鍛煉成一個比較成熟的完整的國家政治體制。由此，歐盟內部整合的困難，遠大於中國、亞非大陸。特別是當中國開始跟周邊國家形成經濟貿易的區域化整合以來，相對歐盟的比較優勢更顯著。

再如，像委內瑞拉本來利用石油價格高企帶來財政增長機會，試圖在拉丁美洲形成整合。結果還沒來得及搞成，就因為石油價格大幅度下跌，國家的整合能力就隨著石油收益下降而減少，再加上查韋斯死了，委內瑞拉整個國家的整合能力大概連以前的 1/10 都沒有了。巴西也試圖搞跨兩個大洋的區劃整合，盧拉下臺以後，現在總統的對拉丁美洲的整合能力也大幅下降。總之，現在拉丁美洲又再次陷入群龍無首。非洲的區域整合能力更差。

如果看幾大洲，只有亞洲有條件完成歷史性的區域整合，歐洲到現在為止沒有完成自我整合，拉丁美洲有條件差點進入一次新的整合，還沒來得及搞完，現在又不行了，非洲還沒那個機會。

那麼現在造成什麼格局呢？幾千年政治經濟整合所形成的這套完整的國家體制的中國大陸，跟靠把美洲原住民砍光形成外來白人政權的美洲大陸國家-美國相比，各有千秋。這兩個都是大陸型的超級大國，本來兩個大陸國家似乎有隔著太平洋發生對決的這樣的前景。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是我們更為關注的問題。中國是在這個世界格局中已經完成了大陸整合的國家，中美兩個國家的面積差不多，中國 13.6 億人口，美國才 3.1 億人口。如果按照 GDP 總量看，美國第一，中國第二，這兩個超大型大陸國家都有完整的政治體制，兩個不同體制的對抗，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一種地緣戰略矛盾。

可以說，如果從金融資本階段的角度來說，主要矛盾是美元區與歐元區的對抗。如果從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體制矛盾來說，中美兩國是兩個完成了大陸型整合的國家，他們的國家體制對抗也是一對主要矛盾。

把什麼是當前世界的主要矛盾做一個排序，會發現金融資本集團在金融資本階段的對抗性矛盾--美元和歐元兩大資本集團的矛盾，仍然是世界當前的主要幣緣戰略矛盾。但是，如果從長期的發展來看，美國和中國這兩個已經都完成了大陸整合的大國之間的體制矛盾是主要地緣戰略矛盾。

因為，中國是自古代到當代四千年的國家史、漸進完成國家體制建設，美國則是近代 100 年期間激進地完成超大型大陸國家的內部整合的國家集團（United States），兩種體制的內涵差異，將是長期的國家與國家之間鬥爭的主要矛盾。

這樣看世界主要矛盾，就明白了：一是在金融資本階段的幣緣戰略主要矛盾是美元集團和歐元集團。二是從長期地緣戰略的政治體制矛盾，則是美國和中國。

美國作為兩種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時對歐盟和對中國構成對抗性矛盾；當代世界也不僅由此形成三足鼎立，而且客觀上還造成歐盟與中國形成戰略合作的條件。

接著應該說，當前什麼是另類？

明確了以上關於兩個主要矛盾的分析框架，我們對社會運動的認識也就更清晰了。

在這樣的大的基本矛盾框架之下，再把我們想到的局部問題納入分析，比如“區域一體化整合”，委內瑞拉搞過，歐盟搞過，現在巴西在搞，中國現在主張的 ASEAN 構建“十加一”等。

再如，原來我在美國進修時許寶強帶我去看美國伊薩卡的 Ithaca Hours 和墨西哥的地區貨幣 Tlaloc，這些都是 localization，都是通過這種整合提高應對金融資本危機的能力。再如，厄瓜多爾的南方銀行，也是區域一體化的重要的整合工具。世界上的這些 alternative，都是有針對性的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創新。

把這些納入宏觀形勢分析，就應該認識到：**區域整合就是在今天幣緣戰略兩大集團和地緣戰略兩大國對抗性矛盾之下所發生的另類發展模式！**

注意，金融資本全球化的挑戰下什麼是另類？區域一體化就是另類。那麼，區域一體化之下是什麼呢？localization--在地化，或者再下面則是 community integration--社區的一體化整合。這些做法，都有利於人民大眾應對金融全球化的成本轉嫁……

現在我們講社區化。

我們有這個大的框架作為前提，再來往下看大家做的社區建設 community regeneration 和 localization，每個做法都有相當大的積極意義，都是很令人樂觀的。何況我們在鄉土中國十多年堅持的鄉村建設，我們現在做的 rural reconstruction, community regeneration, common wealth, local knowledge 全都有積極意義。

為什麼呢？

因為在大框架內部的主要矛盾發生全球危機造成顛覆性結果的時候，什麼是大眾能夠對應的東西呢？就是 localization，這才是一個地方或者一個地區相對保持穩定的經濟基礎。為此，這些在地化的所有的經驗都不應該被我們低看，而是應該高度重視。

所以，我們搞的 global u 的平臺，更應該把實踐中被人們總結歸納出來的 localization，或者 community integration 作為我們要反應的重點，每一個案例都具有創新意義。

上帝在大洪水來之前，因為人類太貪婪，上帝為了給他們教訓就毀滅了世界，上帝只看重搞 localization 和 farmerization 的亞布拉罕，只救了他一家，告訴他你帶些動物，維持人和

自然界生態的平衡，把這些裝進諾亞方舟，大洪水來的時候一家人帶著動物就飄在海上，這就是聖經故事解釋的人類再度起源。

這些故事放一邊。總之不要輕看今天的 **localization**，包括我們在歐洲看到 **transition town**，也是 **localization** 的典型。現在，在底特律-北美新英格蘭發生的 **New Economy Coalition**，新經濟聯盟，所鼓吹的社區經濟，社區居民自主發起的 **community regeneration**，這套做法都是大危機之下群眾自覺的、積極意義的創新。所以不要悲觀。

如果沒有地中海沿岸這樣的大危機和嚴重的國家破產案例，如果沒有希臘現象發生，人們恐怕還不能警醒，還在沉醉著貪婪之中。如果沒有中國股災，蒸發了 7 萬億，老百姓一夜之間被洗劫，人們沉迷地認為股市一定是增長的。總之，大家在貪婪中不能自拔。今天人們遭遇到危機打擊的時候，才會回過頭重視什麼叫做 **Localization**，什麼叫 **alternative**, **transition**, **new economy**，這些東西就像打造諾亞方舟的材料那樣慢慢會引起人們更多重視。我們鄉村建設這套東西也會越來越被人們重視，儘管不理解的人仍然大有人在，主流對我們仍然不屑，但那又怎麼樣，我們代表的是下一個人類要進入生態文明的方向，我們有足夠的信心，不悲觀，客觀冷靜分析現在的現象，恰恰應該增強了信心。

NATO 內部的矛盾衝突

許統一：儘管我們說，美元歐元之間是一個對峙的關係，但同時也看到北約在政治和軍事聯盟上很強，這兩個放到一起怎麼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他們是互相挑戰的？

溫鐵軍：

其實你們應該知道，**NATO** 軍事力量主要部分是美國。長期以來，歐洲想建立歐洲軍團，尤其是法德之間緊密合作想建立法德軍團，後來想擴大為歐洲軍團，都被美國所主導的 **NATO** 否決了。

美國在軍事上控制 **NATO**，**NATO** 表面是歐洲國家都參與的軍事同盟，實際上是美國用美國的軍事力量來控制歐洲的工具，也因此導致歐洲金融資本不可能與美元真正發生對抗性戰爭。美元有強大軍事力量支持，歐元連形成國家力量的能力都沒有。

剛才解釋了，現在歐元作為儲備貨幣只占全部世界儲備貨幣的 20% 幾，最高大概 27% 左右，為什麼呢？世界各國不相信歐元是一個可以長期穩定的貨幣，沒有軍事力量支撐的貨幣和美國有巨大軍事力量支撐的貨幣，根本不可比。相對於美元而言，歐元是弱勢貨幣的原因，在於歐盟國家形不成區域化的軍事力量。其中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德國是戰敗國，**NATO** 最主要的駐軍是駐在德國，意味著掌控歐洲主權國家的軍事力量來自外部，歐洲經濟最強的德國至今沒有完整的國家主權，這是二戰遺留問題。德國至今很難擺佈這樣的局面，德國人也許每天都希望讓本土的美國駐軍撤走，自己的國家主權由自己的軍隊捍衛，他們不是沒有力量，而是美國人不幹。

以前我給你們講過巴爾幹衝突和科索沃戰爭，科索沃戰爭中為什麼 80%以上的軍事力量要從美國本土派到科索沃來參戰，原本在歐洲這塊土地上形成的 NATO 的軍事力量足夠大，打小小的科索沃根本不需要從美國調，但掌控 NATO 的美國軍人非得用美國的軍事力量，其意在於表達歐洲土地上發生的軍事衝突，美國是要干預的，美國是歐洲軍事存在的 NO.1。到現在為止，主要的歐洲國家還不能擁有完整的國家主權，這對所有歐洲國家來說都是一個心病。

所以，據此看德國在烏克蘭這次所做的表演，你會發現德國人是非常尷尬的。按照他真正的國家利益，當然不應該和俄國人鬧僵，但是按照美國的指揮棒，就必須和美國表現是緊密同盟關係，一定要參與美國對俄國的制裁，如果有二心，肯定是要被美國收拾。這樣，西方表面上是以 NATO 為形式的戰略同盟關係，實際上內部存在相當尖銳的矛盾關係。

中國的被迫金融化

劉健芝：之前我們說，中國是新興七國 E7 裡唯一一個能夠撐住的，其他六個都不行。最近的中國股災，您早上分析，中國通過滬港通讓外資進來。可是，中國是否有比較強的防禦能力？

溫鐵軍：

2013 年印度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巴西也發生了。於是，我們說了 E7 都遭難了，2013 年這次只有中國沒有出大問題。

並且，我們還引述像 1997 年東亞危機發生的時候，採取金融自由化制度的東亞的工業化國家都被美國為主的投機資本洗劫了，只有中國大陸支撐剛剛回歸的香港阻擊了索羅斯的金融投機，中國大陸和中國香港兩個經濟體是東亞倖免於難的難兄難弟，只有這兩家沒被洗劫。

2013 年發生新興國家金融災難的時候，仍然只有中國倖免於難，新興國家幾乎全部被洗劫，據此，我要求在寫 E7 報告時，要用這些新的變化來驗證我們提出的理論。

然而，正是在 2013 年後這不到兩年期間，中國新崛起的金融資本集團加快了納入金融全球化的步伐，公開認同新自由主義制度體系的財經官僚們引領的金融市場化改革的步伐加快，這就造成了制度條件讓國際金融資本大舉進入中國，形成一次做空洗劫的機會。

這個分析很重要。兩年的時間，中國趨向於金融資本的制度安排都做了什麼：

第一，在 WTO 壓力下大規模增加 QFII。中國過去不許外國資本直接進入中國資本市場，這個資本管制的規定即使在 WTO 談判中也設了限——中國 2001 年進入 WTO 的時候，堅持資本市場不開放，堅持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這兩條從 2001 年堅持到 2015 年，WTO 的所謂過渡期完了，按照 WTO 的原則，必須全面開放市場，包括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這是一個被迫納入新自由主義的制度壓力。

第二個壓力是美國發起 TPP。現在美國堅決不同意中國和印度加入，中國是金融管制，印度是半管制，2013 年金融災難，半管制的印度幾乎沒管住，如果不是後來採取強硬措施，印度的金融受到的打擊是摧毀性的，後來採取了增高匯出稅，任何外匯退出印度都必須要交 24% 的外匯匯出稅費，用這種方式擋住了外資流出，否則印度 2013 年就是災難性後果。因此印度屬於半管制，因為半管制，美國搞 TPP，就不納入印度。需知，TPP 的核心內容不是一般商品的自由化，而是金融流動自由化。

2013 年三中全會以後這兩年過程中，恰恰是中國所謂的深改，加快融入全球化。帶來一個很重要的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因為 2009 年全球大危機以來，過量的美歐日增發的貨幣推高了原材料期貨和糧食期貨的價格，客觀上導致中國國內因大量進口原材料，進口石油，進口糧食而使得國內通脹明顯加劇。要應對通脹，就得提高銀行利率，那就沒有金融資本競爭力，因為美國歐洲日本都用零利率的方式來參與國際金融資本競爭。沿海地區拿到一個美元投資幾乎是零利率，而在國內拿到銀行投資至少是 6%-7%，就是 6-7 倍高於美國歐洲和日本的投資價格。所以中國各地都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從海外拿錢，外商直接投資 FDI 為什麼進入中國這麼快，增長量這麼大，上萬億熱錢在中國市場上湧動，是因為這幾年外資太便宜，而內資卻必須應付通貨膨脹，所以內資價格高，外資價格低，導致外資大量進來。

剛才黃鈺書講到，中國是被動金融化，大量貿易順差外匯進入中國導致對沖增發，促進金融資本力量大幅上漲，由於中國是控制外國貨幣的國家，外幣進入中國只能對沖多發貨幣，導致國內金融資本總量大幅增加，於是，中國被動加入了全球金融化的過程，客觀上使得金融資本高度擴張，短短十年左右的時間裡，中國增發了幾十萬億的貨幣，20-30 億的貨幣，大概四分之三的以上是被動的對沖增發的貨幣。對中國這個客觀過程要搞清楚，不是主動幹的，是被動幹的。

大量貨幣往哪去，投資價格又比外資高，就越沒有競爭力，前些年大量進入房地產，從去年開始房地產資金轉出來大量進入股市，因為房地產不景氣了，房地產已經泡沫化，很多投資就虧了，所以資金從房地產出來進入股市，很快就把股市炒成這樣瘋漲。

這些情況，只是中國被動金融化以後，符合金融資本規律的一般現象，大量過剩資金先炒房地產，再炒股市。跟美國 2007 年房地產泡沫崩潰造成 2008 年金融危機的情況類似。這次教訓如被認真汲取，則算是老天爺再一次在關鍵時刻保佑了中國。

大家要理解，千萬別被庸俗的媒體、被那些學者的議論所左右。其實規律是不可逆的，即使被動形成金融化，就也是得按金融化規律運作。過量的貨幣在股市上造成泡沫，現在股市一跌，把過量貨幣蒸發掉，相當於消化掉了被動金融化造成的金融垃圾。由此，這麼看中國的金融現象，大家會正常一點，我們把基本規律運用起來，就能理解中國現在發生的問題。

烏拉圭回合納入 GATT=WTO

前面講過中國加入 WTO 的過程，這次再複習一下。

首先，什麼叫做烏拉圭回合？

其實就是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推進金融自由化的時候，以美國為首的制定世界貿易規則的國家要求把 1944 年建立的 GATT-關稅貿易協定做重大修定。戰後的那個年代是美國要對世界上輸出商品，所以關稅貿易總協定是符合美國輸出商品的利益需求的制度安排。到了 80 年代，美國要將過剩金融資本流動的時候就要求把金融自由化納入到 GATT，但是，GATT 是關稅貿易總協定，原來就不包括金融的自由流動。於是，就先把金融自由化談判納入到“烏拉圭回合”。

黃鈺書講到，美元因為鎖定了糧食和石油而使得它成為世界主要結算貨幣，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得買石油和糧食，所以大家就都得用美元來結算。美國要求把糧食-農業的自由貿易納入到 GATT 框架中來，於是乎大家又不同意，那就成立了一個烏拉圭回合，把過去 GATT 不包括的金融自由化和農業自由化納入到烏拉圭回合來談判。

烏拉圭回合從 1986 年建立，經過了漫長的爭論，終於到 1994 年取消了 GATT，把烏拉圭回合納入進來，就把 GATT 改名為 WTO。可見，WTO 是 1994 年才有的，而在 1944 年先建立的是 GATT。經過半個世紀的變遷，才在美國進入金融資本的新自由主義發展戰略思想的指導下，甚至是半強迫之下，把 GATT 改成 WTO，也就是把金融貿易和農業貿易作為自由化內容納入進來。所以才有中國加入 WTO 的談判中要求保證資本市場的不開放，最終的談判結果是所有的產業全部開放，只保留對資本市場和貨幣兌換的國家控制。

現在 WTO 過渡期一過，保也保不住，所以才有 2013 年以後，為了符合 WTO 原則的金融開放--上海的自由貿易區作為先行開放金融資本進入的自由市場經濟，先行外匯自由兌換的試驗區，一年後被認為成功。現在廣州深圳武漢天津，內陸和沿海都要求辦類似上海的自由貿易區，地方政府和國內的企業都想要便宜的外匯，因為外資便宜，內資貴，我們各地就都想開放。既然上海開放得到好處大，那我們內地也都想要……

這是中國加快金融資本流動的內外兩種壓力。在這種情況下，這些領導人未必能把握住。目前情況看，把握住的難度很大。

這次金融股災是大好事，雖然洗劫了一批人，但也給中國一批人一個大教訓，告訴了一大批人，你們以為放開就有好處嗎，一萬億美元熱錢就把你們折騰成這樣。你們連續出臺多少救市政策-“十道金牌”，十個救市政策都擋不住資本外流。假如說 1998、2008 年、2013 年連續三次中國都倖免於難，那這一次可是一條腿已經陷進去了，另外一條腿在岸上，想要拔出來，正在努力拔。今天股市維持在 3900 點了，大家開始覺得，多空大戰，這次似乎是有小勝，這次股災之後，人們該有一些討論，該認識到，允許像上海搞自由貿易區，現在全國都搞，對中國到底意味著什麼，是災難呢？還是收益呢？這個東西，人們該清醒，算是一個教訓。

劉健芝: 但是，如果中國要符合 WTO 這個外部壓力的要求，是不是說這一兩年無論怎樣中國都必須順從讓步？

溫鐵軍：

客觀來說，經歷了十幾年之後呢，現在如果把美國歐洲和中國還有日本，這四家現在所擁有的金融資產總量全部折成美元的話，四家都差不太多，當然美國規模最大，總量上看，美國 30 多萬億，日本 20 多萬億，中國也差不多是 20 萬億左右，是美國的三分之二多一點，歐洲金融資本總量跟美國是一樣的。中國加入全球金融資本全球競爭的趨勢明顯，既然 WTO 過渡期完了，看來想要繼續禁止外匯自由流入流出，恐怕也很難。

中國怎麼辦，仍然是一種選擇。亞投行和一帶一路，本身帶有中國試圖走出一條不同於金融資本階段全球競爭的路徑，中國有這個意圖。

美國的金融資本在虛擬市場上興風作浪，到處做多空大戰。而中國龐大的金融資本主要用於基本建設，用於改善歐亞大陸的大陸橋及其周邊的基礎設施，形成用基本建設來吸納大量的金融資本，同時帶動沿線各國實體經濟的發展，這顯然是不同於美元集團引領世界金融化的全球競爭方式。如果你要說什麼叫 **alternative** 和另類，如果一帶一路真的是帶動了實體產業，改善了基本建設的條件，這就是 **alternative**，因為你沒有把過剩的龐大的金融資本投進股市去製造虛擬經濟泡沫，不是按照金融資本美國玩法，如果是另一套利於發展中國家實體經濟的玩法，本身應該具有另類經濟的特徵。

劉健芝: 中國政府在股災期間發了十道金牌，是不是因為有某些中國特色才有這個能力做到？

溫鐵軍：

對。因為像中央匯金等所有大的投資機構都是國家的，如果沒有國家掌控金融資本的能力，十道金牌是發不出來，發出來也沒用。美國不是不想發金牌出來阻止 08 年的金融海嘯，而是因為即使發出來了，它也擋不住。中國在大部分金融機構是國有資本的體制下，才擋得住。

後記：7 月 14 日

劉健芝: 7 月 5 日全民公投後，希臘政府的談判姿態反而像是公投遭遇大敗。以德國為首的歐盟領袖堅決不減債或重組債務，而是以不惜把希臘逐出歐元區為威脅，變本加厲地提出讓希臘人感到喪權辱國的緊縮要求，把國有資產私有化，等等。您看希臘有任何改出危機的可能嗎？

溫鐵軍：

希臘現象發展下去的基本趨勢，在我們看來是清楚的。

核心問題是：一旦希臘完全脫離歐元區，則當即要恢復的是本國的主權貨幣。而主權貨幣是否有信用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是本國產權的資產總量有多大；二是本國的貿易總量有多大，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看是不是有出口的順差。這兩個額度如果說都很小，則本幣沒有信用。例如，希臘國有資產 500 億歐元已經在比利時抵押了，一旦還不了債，所有資產就歸債主所有，所以從第一條看希臘的本國產權的資產量很小。第二條看貿易量，其實現在希臘沒有什麼可出口的，也難以形成對本幣的支持。這兩個弱項會導致一旦它改回到使用本國貨幣，就會出現大規模的主權貨幣貶值，國內則會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甚至會導致一旦發行本國貨幣就會發生我們曾經討論過的“厄瓜多爾現象”（老百姓去銀行換外匯，本幣信用崩潰，全國改用美元）。

亦即，如果希臘繼續堅信所謂的自由主義經濟的話，它一旦退歐之後的國家金融體系就會崩潰，老百姓會把手頭的本國貨幣都換成外幣，換成歐元啊美元啊，政府就只得去求助於 IMF-世界銀行，歐洲穩定基金，它就還得回來接受債權人更為苛刻的條件。這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再也不可解了。

目前情況看，如果回歸到主流的西方金融經濟去，對希臘來說是惡性循環。既回不去，也沒有改出危機的辦法。

可以比較的是東亞遭遇金融風暴之後的做法。可它又不像東亞國家。

東亞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韓國主權貨幣的信用幾乎崩潰，於是，從總統到老百姓都捐出自己的黃金珠寶首飾，來重建國家銀行的信用儲備。若發行貨幣，既沒有貿易盈餘，也沒有國家資產，是不可能具有信用的；所以韓國官員和老百姓就都把自己的資產捐出來，重新建立國家的信用基礎。同理，新中國在五十年代初期一窮二白卻要建立農村信用社和供銷社的時候，遭遇西方全面封鎖幾乎沒有進出口，國庫黃金都被蔣介石帶走了；占人口近 90% 的農民就把自己的土布、糧食交給政府，來建立這種國家經濟部門的基礎。這點呢，西方人都做不到，西方文化比較強調自我中心和自私自利，只有東方文化才有這個重建信用的基礎條件。

發展中國家的人，過慣了苦日子，一旦遭到西方為主的債權人的制裁，大家就重新過苦日子、緊日子，甚至恢復到計畫供給生活物資。

希臘是西方文化的發祥地，肯定不能走這一步。

現在來看呢，所謂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alternatives**，對於這樣已經在主流之中不能自拔的國家來說，幾乎沒有更好的辦法。儘管這個判斷還可以討論，大家也可以儘管去想像，但是從現代化國家金融的基本規律來說，希臘就是這樣的趨勢。

實際上，像我們經常說的，這個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經驗中形成的經濟規律是不可逆的。就會造成希臘朝這個趨勢走下去。所以希臘的前景並不看好。

最近那裡的黨派政治又有人站出來要把齊普拉斯搞掉，提前大選縮短他的執政時間。但是，新上來的人再搞一套，其實只能是加劇或者惡化它的危機。

目前情況看，按照一般西方的思想體系，且不說它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吧，就按照它的思想體系本身來做這個希臘的分析，都沒有更好的辦法。

也許只有東方政治經濟學，按照東方的思想體系才有可能提出這個化解危機的辦法。

我們最近關於東西方不同體制的研究已經陸續成文在國內發表。其中，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歸納全球危機體現的內在規律，可知：西方體制的本質，是“有限責任公司”的經濟基礎支撐“有限責任政府”的上層建築。因此，這個體制下的公司破產，其超過註冊資本額度的代價轉嫁給社會；若政府破產，則超過財政支付能力的代價也同樣只能轉嫁給社會或國外。

對此，可借用“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稱之為“有比較制度優勢的不負責任”……

希望告知我們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者，請參考這個關於西方資本主義成熟階段的內在規律來看希臘問題。

[本文首次發表于全球大學網站 <http://our-global-u.org>

歡迎轉載，請注明文章出處]